

苗栗虎頭山上紀念碑之典故

· 陳文樹 ·

前言

在苗栗縣的通霄鎮，有座海拔九十三公尺高，被稱作「虎嶼」或「虎頭山」的小山丘，遊人若登虎頭山頂最高處，可以清楚瞧見山腳下不遠處的通霄火車站、火力發電廠、精鹽製造廠、高聳的風力發電機及遼闊的海洋。若是天氣良好時，可透過高倍率的望遠鏡，將視野推向廿、卅公里外的遠處，賞心愜意的觀覽飄流起伏的海潮，因而詩人雅士曰之為「虎嶼觀潮」，誠屬通霄的第一美景。

一九〇五年，臺灣遭逢日本占領的日據初期，在這座虎頭山山頂，曾經由日本海軍設置名為「望樓」的眺望臺，在日俄海戰前夕譜下爾虞我詐、謀影幢幢的前奏，所欲遠眺偵測的對象是自波羅底海趕赴我國東北海域，和日本海軍作戰的俄羅斯艦隊。雖在數月後證實，當時俄羅斯艦隊是由臺灣東部海域上行至對馬海峽與日本艦隊交戰，不過交戰前仍在臺灣海岸一帶引起緊張氣氛。

這支原屬波羅底海艦隊的多艘戰

艦，緊急組成馳援主戰區的俄羅斯艦隊，後來慘遭日本海軍重創後幾乎全軍覆沒。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虎頭山的山腰及山頂處，各自興建祭祀用的「神社」和誌盛的「紀念碑」，以彰顯其盛世時期及軍國文化。

臺灣光復後，原本象徵軍國武威的碑體，被改名「臺灣光復紀念碑」（紀念碑和步道階梯下的模型古砲），昔日「神社」則被歸屬為歷史人文建築物和宗教遺址，可獲得保存並改為祀奉延平郡王的「忠烈祠」。故全臺灣若干地方的忠烈祠，係建於日據時期的神社舊地或昔日神社屋宇改建而成的，畢竟在當初皆是取自臺灣的資材，且為臺灣人民所興建，故舊址重建而續用。

塑像

建於通霄虎頭山的碑體和



植立於通霄鎮虎頭山上的「虎嶼觀潮」碑。（圖由筆者提供）

在《苗栗縣志》中對通霄虎頭山有以下記載：「形如猛虎昂首長嘯，直立海濱，睥睨海洋。」該山不僅是當地的陸域屏障，同時為海防與空防的要衝地，惟從明鄭至清廷統治臺灣期間，由於無外來的直接威脅，故未在此設立要塞。日據時代因擴張策略，便以臺灣做為侵略神州的前進基地和「南進」東南亞的跳板，故於虎頭山和通霄當地屯駐兵力及設置要塞。



植立於苗栗通霄虎頭山上的「臺灣光復紀念碑」。(圖由筆者提供)

原本鍾靈毓秀，相當適合觀潮望濤、欣賞落日美景的虎頭山，在臺灣割讓日本後，有數十年的歲月成為軍事要塞地，建於山腰的神社則是以宗教名義對臺灣人民從事精神感化的政教場所。而虎頭山最早被建設軍事要塞之時期，源於廿世紀初，當時日、俄兩個軍事強權為爭奪在我國遼東半島至東北地區的利益，所引發軍事衝突時所造工事，但與東北戰區相隔數千里的苗栗通霄，竟會受到牽連而，倒也有些難以想像之處。

當日、俄雙方於旅順激烈陸戰之初，俄海軍太平洋第一艦隊卻遭日軍先發制人的封鎖，猶如「甕中之鱉」

般的在旅順港內動彈不得，且原俄軍盤據的高地或山丘先後遭到日軍攻占後，日軍即以居高臨下的優勢，砲轟被封鎖於旅順軍港內的俄羅斯軍艦，少數欲駛離港區的軍艦，在離港不遠處即遭日艦擊沉，在一九〇四年底至一九〇五初，俄軍派駐於旅順的艦隊大都已沈沒或毀壞，倖免於難的艦艇則遭日軍沒收轉作他用。而在同年八月，俄國已知戰況瀕於危急，緊急調派原本隸屬波羅底海艦隊的多艘軍艦，加上黑海艦隊撥調的戰艦組成一支救援艦隊（這支臨時組建的艦隊稱為「太平洋第二艦隊」），趕赴戰場周遭海域，期擊退日軍而扭轉劣勢。

國際上，對於俄羅斯救援艦隊的行動，莫不備極關注，不少人認為日軍能在遼東半島上奏捷，多少與搶占先機、封鎖停駐於旅順軍港的俄艦及施行偷襲策略有相當的關聯；不少觀察家認為，由威名遠颺的波羅底海艦隊為底的新組成艦隊，即便是長途遠

行征戰，亦能大敗日本海軍，收得反敗為勝之效。故接獲獲勝的日軍絲毫不敢大意，自偵知俄羅斯組成救援艦隊起，便亟力掌握救援艦隊的航線、動向、中途停泊地和補給狀況，甚至擔心在俄羅斯救援艦隊趕抵戰區後，將有扭變大局的不測。

或許多數的國人難將臺灣和日俄戰爭聯想一起，惟並非毫無關聯，甚至當時的日本各界都認為，必須提防俄羅斯出奇招，出其不意的攻占臺灣，藉以挾制日本，因此自俄軍艦隊從波羅底海東部海域展開遠征行動時，便受到日本派至各地的間諜嚴密監控，日本政府莫不極盡所能的偵察刺探，俾能從容布陣、制敵機先，同時在臺灣各地加強戒備，防止俄軍有任何奇襲行動。再者，當時日本派駐臺灣的總督兒玉源太郎，還頒布「戒嚴令」，此係臺灣及澎湖在日據期間的首次戒嚴，後則日本告捷而提前解嚴，兒玉源太郎因而晉升為陸軍大將並另派新職。

海戰即將展開前，日方研判俄國艦隊可能繞過非洲好望角、穿越麻六甲海峽後，會取道臺灣海峽以節省其行程和燃料，因此擇定臺灣海峽的狹窄處，即新竹至臺中沿海一帶的高地建造眺望臺，俾可架設望遠鏡掌握艦

隊航向，這在無衛星、雷達的年代，是最好的偵蒐方式。當然，日軍亦會研究俄羅斯艦隊有可能從臺灣東部海域經過，只是設立眺望臺終究是必要作為，而位於苗栗通霄海岸邊且視野無遮阻的虎頭山，具有絕佳的地理和地形優勢，便成為興建眺望臺的地點。當時臺灣總督府海幕僚長山縣文藏，在報告日軍大臣山本權兵衛設置於苗栗通霄的構想而獲准後，即在一九〇四年底陸續完成闢築步道和架設望遠鏡等工事。後來，俄羅斯的艦隊並未所預料的行經臺灣海峽，不過卻因建有眺望臺等軍事據點，而留下這段附會於日俄戰爭的歷史註記。在爆發「蘆溝橋事件」，我國宣布對日抗戰時，日本對內部和殖民地更加倡揚軍國主義，駐臺殖民政權在各地建立象徵軍威的碑體和傳揚「大和世胄」的神社，繼而推行「皇民化運動」。

通霄的虎頭山在這段期間，被選為建造神社和紀念碑的地點之一，所建造的紀念碑在當時命為「日露戰役『望樓』紀念碑」（昔之日人常將俄羅斯以相近之配音和漢字，寫為「露西亞」或露國），旨在紀念一九〇四年時設立望樓監視俄羅斯艦隊，並紀念日軍在對馬海峽將俄軍殲滅的光燦戰績。這個紀念碑造型相當特別，係



裝設於光復紀念碑體，步道階梯下的模型古砲。（圖由筆者提供）

以上舉的砲管為造型主體，其旁則有一座鋼鐵塑造的船錨相連。這段既存的歷史不容抹除，我軍民同胞或許非皆知此段往事，但此段既是國史，應永誌於青史，並讓後人鑒古知今、惕厲來茲。

俄羅斯艦隊行駛臺灣海域

俄羅斯的海軍在廿世紀初，無論艦艇數量或船舶總排水量，皆是日本海軍的三倍，但是在日俄交戰之初，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主力已被日本海軍圍困旅順港內，黑海艦隊因必須對抗當時的鄂圖曼帝國（今土耳其），且受到鄂圖曼的約制，無法任意通過達達尼爾海峽而從黑海自由駛至地中海，故俄國僅能調派海軍中將——羅傑斯特芬斯基所率領，自波羅底海艦隊抽調拼組而成的太平洋第二艦隊，匆忙踏上征途。原已行程倥傯、陣腳紛亂的救援艦隊，又因掌握蘇伊士運河航權的英國暗中協助日本，不願對俄羅斯艦隊開放運河通行權，以致只能繞過非洲好望角，駛赴萬里之遙的東北亞海域戰場。

倉促成軍的俄羅斯太平洋第二艦隊，自一九〇四年十月十五日，從北歐的波羅底海東部海域啟航並進入大西洋後，沿非洲西岸朝南航行，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駛越印度洋，行經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間的麻六甲海峽而進入南海，在靠近越南金蘭灣之

海域後再逐漸離開南海。這段行程漫長遙遠，但除此之外別無其它途徑可抵達戰場。

之後，艦隊避開臺灣海峽改從臺灣東部海域，北上至靠近黃海南邊的對馬海峽。至於俄國艦隊為何不穿越臺灣海峽以縮減航程，依據後世可靠的推判，乃避免其確切行蹤被日本所掌握，甚至擔心日艦埋伏於臺灣西部海岸從事突襲或來自陸上的砲擊，在當時媒體傳出俄羅斯曾事先派遣商船駛經臺灣海峽從事刺探，發現並非安全可靠才避開臺灣海峽之航程，改從臺灣東部繞至上海吳淞江岸邊碼頭從事戰前最後整補，再和日艦決一死戰。惟經長途航行後，艦隊難有「一鼓作氣」之威勢，而且當時國際形象極差的俄羅斯，其艦隊在後勤補屢受他國掣肘，連艦隊欲添加燃料亦遭各國拒絕靠泊，而被迫於公海進行。官兵一路困頓勞累、身心俱疲，厭戰之心油然而生。

當他們蹣跚航抵馬達加斯加海域，經電報獲知旅順已失守後士氣消沈，雖然翌年與抽調自黑海艦隊的支援軍艦在阿拉伯海域會合，但低落的士氣卻已難提振；而救援艦隊本是協助解圍旅順港的艦隊，再與獲解的艦隊共同夾擊日本海軍，眼下必須單獨面

對氣勢高張的日軍，在一九〇五年的對馬海峽海戰中一敗塗地，兩國在美國調停下，簽訂《朴資茅斯條約》。

苗栗通霄的各類古蹟及遺址

在簽訂《馬關條約》後，日軍登陸臺灣，率領日軍近衛師團自北而南的日籍親王——北白川能久，曾借用通



留存於通霄鎮虎頭山上的舊神社，建造於日據時代中後期，光復後改建為「忠烈祠」。（圖由筆者提供）

霄某楊姓住戶之屋舍短暫駐紮，以致後來的日本官府曾於當地虎頭山山麓，建造一座「通霄御遺跡地紀念碑」，以紀念此段過往。一九三七年時，於碑體處另行興建神社，主祀天照大神及已亡故之北白川能久（官方報導係於領軍綏靖途中罹患瘧疾亡逝），同時於虎頭山頂處建造一座「日露戰役望樓紀念碑」，誘導臺灣民眾效忠

日本，藉以彰揚其軍國武威。之後，歷時長久之神社改為忠烈祠，是通霄當地最悠久的公共建築物和歷史古蹟。二〇〇二年時，通霄神社獲苗栗縣政府文化局評定為歷史建築，並獲得文建會撥注一千七百萬的補助款，協助修葺復建，並於二〇〇五年六月完工，忠烈祠旁的昔日木造空軍袍澤宿舍則獲保存，迄今仍續使用。該處除承襲我國唐式風格，並改祀延平郡王鄭成功的木造拜殿（本殿已遭焚毀但是保留昔日基臺）外，其餘的「鳥居」（神社前之仿唐式牌樓）、石燈籠、社務所、表參道階梯等，依舊按原格局完整留存下來，是相當清幽涼爽

、如塵外化境的絕佳美地，週旁遍植有木棉、楓香和五葉松諸多林木，遍處皆有樹蔭遮翳，極為適興怡人。

「大鳥居」旁的昔日神社「社務所」，為處理神社事務的辦事場址，是整個通霄神社建築群落中，除了拜殿以外保存最完善的附設建築物，曾經被充當國軍眷舍使用，連同周邊增建的磚木材質眷舍，迄今仍有部分軍士遺族續住其間，但因長期欠缺妥善的維護和曾被修葺改築，以致部分設施遭到變易或損壞。從虎頭山下的通霄國中旁側起，有條蜿蜒且地面鋪得頗為平坦的車道，可供驅車或民衆步



栽植於虎頭山上忠烈祠前的五葉松。
(圖由筆者提供)

行至通霄神社，之後另有車道和階梯步道可供登臨虎頭山山頂。

過去被劃設為管制區的山頂，長期有國軍部隊駐守，直至民國八十九年才隨國軍「精實案」而解除管制，並於整建後開放民衆登高遊憩。遊客若佇立該座聳峙的山丘之巔，或端坐於展望亭內，即可將美得令人留戀沈醉的海色天光、街景及綠野遍覽無遺；並且在山頂處各別埋設了二等及三等「三角點基石」，可從事測量的基準點之用。整座虎頭山，最令人矚目的係有如船艦使用巨砲之造型，且砲口朝向天際的紀念碑，砲管旁另有一具鐵鑄船錨，洋溢著象徵海軍威儀的濃厚意味，鮮明的表達出這是一座紀念海戰光耀大捷的紀念碑。

日據時代末期，碑體周邊另有日軍建造之防空碉堡，並架設機槍以防止盟軍戰機的俯衝轟炸。現在碑體上面固然有「臺灣光復紀念碑」的文句，但該碑實際係由前「臺灣總督府」於一九三七年斥資建造的「日露戰役望樓紀念碑」，做為誇耀其勇武長勝的軍國偉業；臺灣光復後，始由國軍部隊接收該處據點，將原文句抹去，另以水泥塗換為「臺灣光復



從虎頭山山頂俯視通霄海岸。(圖由筆者提供)

紀念碑」的字句，但砲管和船錨造型的主體物則未予改變，形貌如同往昔。這座長存於虎頭山上的紀念碑，足可令人省思在船堅砲利、我武維揚的強盛軍事力量下，應有正義的理念做為永續的根基，方可維繫國運昌隆和民生福惠，共創世界的穩定和平。